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西班牙〕科林·特莉亚多 著

让我崇拜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让我崇拜你

[西班牙] 科林·特莉亚多 著

肖昆华 译 王治权 校

● 让我崇拜你

● 幸 福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CORIN TELLADO
DEJAME ADORARTE, ISABEL/FELICIDAD

EDITORIAL BRUGUERA, S.A.

责任编辑：李宇宏

封面设计

：邢运幅

插图

让我崇拜你

Rang Wo Chongbai Ni

〔西班牙〕科林·特莉亚多 著

肖昆华 译 王治权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8 4/16 · 插页 2

字数, 165,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279

统一书号：10093·838

定价：2.15 元

ISBN 7-207-00395-1/I·61

译者序

科林·特莉亚多是西班牙当代最著名、最多产的言情小說女作家，从事写作四十年来，迄今已发表了三千多篇愛情小說。她的作品以其风格清新、情节动人、篇幅简洁在欧洲、拉丁美洲乃至大洋洲广为流传，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本书的两个中篇是从她的如林佳作中选译的。《让我崇拜你》（原名《让我崇拜你吧，伊萨贝尔》）写的是百万富翁雷蒙多几经波折终于获得了年轻美丽的家庭女教师伊萨贝尔的纯真爱情之后弃旧图新，走上了幸福的人生之路。《幸福》以最富有的财产继承人贝林达与汽车修理工安德烈斯的爱情生活为主线，展示了帕科父女两代两种不同的命运和他们对爱情、幸福的追求。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不多，但均赋予个性。故事情节生动、紧凑，一气呵成，读来使人有欲罢不能之感。掩卷之余，不禁为女作家曲折哀怨、细腻感人的描写而拍案叫好。

1982年，著名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他采访科林·特莉亚多写的题为《爱情作家》的通讯中把她和巴尔扎克相提并论后，国际文坛开始对她刮目相看。次年，诺贝尔文学奖获

得者、哥伦比亚文学巨匠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也对科林·特莉亚多作了肯定的评价。女作家一时声名大噪，一些国家竞相把她的作品搬上银幕、屏幕。

科林·特莉亚多生于西班牙海滨城市希洪市附近的罗塞斯镇的一个海员家庭。豆蔻年华，她出嫁离家，生下一儿一女后不久，即同丈夫分道扬镳，夫妻生活持续不足四年。

1947年，她17岁时发表处女作《大胆的赌注》，一鸣惊人。自此便笔耕不息，以每两天一篇的高速度奉献着“精神消费品”。由于亲历其境，作家对男女之间的恩恩怨怨体察入微，日常耳闻目睹得来的素材，她都能信手拈来，驾轻就熟地加工成曲折缠绵、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爱情故事。不管是牧羊姑娘还是皇室公主，她均可呼之即来，让她们遭受几许不幸，经历几番凄楚，变成故事中的主人公。

从写作技巧看，科林·特莉亚多是以叙事抒情为主，对人物的心理活动不多着墨。她笔下的故事既跌宕起伏，又通俗明快，雅俗均可共赏。

肖昆华

1987年11月6日于成都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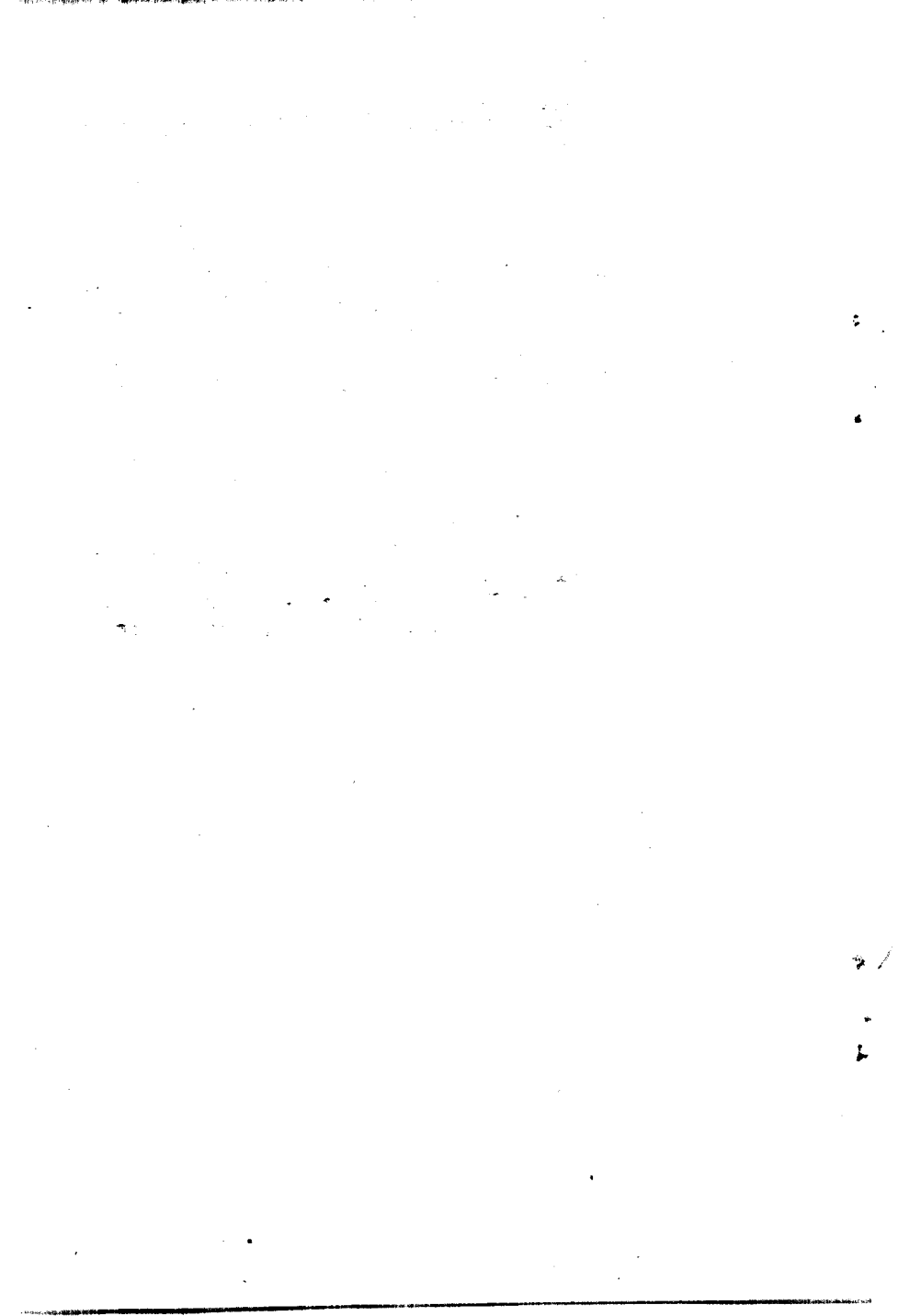
本书收入西班牙当代著名言情小说女作家科林·特莉亚多的两部中篇佳作。

《让我崇拜你》写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一个百万富翁，他的金钱征服了随军酒贩、领座女郎、妖艳的歌手、肉感的舞星等形形色色的女人，却在一个芳龄二十二岁的少女面前失去了威力。他在事实面前猛醒，忏悔了淫荡奢靡的过去，获得了姑娘纯洁的爱情。

《幸福》以富家小姐贝林达与汽车修理工安德烈斯的爱情生活为主线，展示了帕科父女两代两种不同的命运和他们对幸福、爱情的追求。

全书情节生动感人，故事凄婉曲折，语言通俗明快。





让我崇拜你

“你打定主意啦？”

“板上钉钉。”

“我要是你，就会再斟酌斟酌的。在马德里有的是机会。”

“可我一次也没碰到过。我千方百计想找一个职业，但一直没有找到。况且，现在即便找到，我也没兴趣了。长达三个月的夏天眼看就要到了，离开这个火炉子，我何乐而不为呢。”

“我来给你提供一个机会。”

伊萨贝尔·维尼奥勒感激地注视着她永远爱恋的阿图罗·桑罗曼那张迷人的脸庞。

“谢谢你，可这并不是我这辈子等待的那种机会。”

“我亲爱的，伊萨贝尔……”

“可是，只是……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来爱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阿图罗，不过……我从来没把我看作是你的情人，这你应该明白，并且应该原谅我。”

阿图罗·桑罗曼在椅子上如坐针毡。火车就要开动，它将把伊萨贝尔带到陌生的地方去三个月。他爱她。他可不是

那种虚情假意的人。他爱她是想与她结百年之好。因此，他邀请她留在山上，跟他姐姐住在一起，让她的冬季班的学生尽情享受避暑的乐趣，等他们返回马德里再让她回去当家庭教师。伊萨贝尔是个矜持而又固执的姑娘，大主意总是自己拿，自我意识是不容旁人干涉的。她的话说得彬彬有礼，但对他的挽留却不为所动。

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他们的结识平淡无奇，不期然而然，属于大都市里套上的那种交情，逢场作戏，后来便结下不解之缘。

第一次见面是在地铁里。当时，阿图罗正要坐地铁去上班。他是一家大保险公司的业务部主任。正是上午九点钟，天气寒冷，叫人无法忍受。地铁里挤满了人。在阿托卡站，一个俊俏的姑娘（伊萨贝尔·维尼奥勒）正奋力往车厢里面挤，一些工人看来也有急事，拼命想上车。阿图罗在车内看到，那位衣着华丽的姑娘夹着一个皮包，挤得喘不过气来，竭尽全力朝里面钻。阿图罗骨子里就是个爱向女人献殷勤的人，见此情景急忙侧身过去，伸出手轻声说道：

“请吧。”

伊萨贝尔投来一瞥探询的目光，阿图罗则报以鼓励的微笑，邀请她进来，给她挤了个座位。伊萨贝尔进来以后，地铁随即又开动了。她用那双吉卜赛姑娘似的水灵灵的眼睛注视着阿图罗，对他说：

“谢谢。”

“没什么，小姐……”

“我叫维尼奥勒，伊萨贝尔 维尼奥勒。”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阿图罗·桑罗曼。”

那天，他俩再没多说什么。次日，他们又在同一地点相遇。就这样，阿图罗逐渐了解到伊萨贝尔是谁，她每天同一时刻夹着皮包都上哪儿去。

他得悉，她父母双亡，住在雷可勒托斯一所女单身职员宿舍，每天白天都到别人家去当家庭教师。他还了解到，她父亲生前是个水兵，母亲她连见都没见过，她还有个未曾谋面的叔叔，住在北方某市。

两个月过后，他们成了好朋友，一起外出散步。阿图罗首次向她表白爱情的时候，伊萨贝尔吃了一惊，回答说她很尊敬他，但跟他不般配。

去年，冬天一过，伊萨贝尔对他说，她的学生夏天将要去避暑，那时她应该另找课上。于是，阿图罗把姐姐介绍给了伊萨贝尔。阿图罗的姐姐名叫恩格拉西娅，她跟一个戏院老板结了婚。恩格拉西娅请她到山上的一个小镇去同他们一起消夏。伊萨贝尔不喜欢阿图罗，也不想卷得太深，因而借故推托掉了。她希望能如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自食其力，自求解放。

多亏一位学生母亲的帮忙，伊萨贝尔得到一封引荐信，并在北部的海滨小镇谋到一个每天只上一节课的职业，酬金优厚。她这次就是乘车到那儿去的。她已经把旅行箱放到了行李架上，可阿图罗还在苦苦劝她留下。

“我说，伊萨贝尔，”阿图罗又重提旧话，“我为你提供一个满意的位子，呆在我身边，这一辈子就无须再去为那些不好伺候的女孩子们上课了。”

伊萨贝尔再一次盯了她的朋友一眼。他身材修长、瘦削，始终衣冠楚楚，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两只湛蓝湛蓝的眼睛，笑容可掬，一表人材。但是，她可不是那种仅仅因为一个男人长得漂亮就委身于他的女人。毫无疑问，阿图罗·桑罗曼具有许多值得爱的地方，然而，他却未能赢得象伊萨贝尔·维尼奥勒这类女人的欢心。她向来在婚姻问题上是很苛求的。

除此而外，她十分精明能干，不难挣来钱财，因为凭她的聪明才智和学识，不论是对人处事方面的，还是文化科学方面的，都不难找到谋生之道，而无须把婚姻当作生存的资本。对她来说，如果有朝一日要跟谁结婚的话，那一定是她深陷情网；而时至今日，伊萨贝尔还不曾对哪一个男人动过心，除阿图罗之外，她在马德里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

“我喜欢我这门职业，阿图罗。”

“可你现在就要到北边的一个海滨小城去，要呆到十月初，同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住在一块儿……”

“恩希纳雷斯一家对我学生的父母来说可不算陌生人，”伊萨贝尔笑着回答。

“你同这些社会地位高的人打交道，不感到腻味吗？”

伊萨贝尔再次报以微笑，这笑容仿佛一道阳光一般洋溢在她那妩媚的脸蛋上。她的外表秀美过人，一点也不象那些头发金黄色，弱不禁风，说话中颤音发得很重的旧式女教师。伊萨贝尔完全是另一种模样。她皮肤黝黑，英气逼人，身材苗条，面皮好似烘烤过一般，两只黑眼睛细长细长的，嘴巴感情丰富、湿润，始终漾着笑纹。她的衣着入时，与其说她

是个教师，不如说她更象上流社会的高贵女郎，简直可以跟她的任何一位女学生媲美。她同她们走在一块儿，绝无不和谐之处。她经常大大方方地应学生们的邀请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她还会骑马，抽烟的姿势很帅，衣服穿得很露，与人交谈应对如流，不管在什么场合从无拘束之感。

“不，阿图罗，我已经习惯啦。”

“当然，在你父亲在世时，你属于这个阶层。”

伊萨贝尔耸耸肩膀。

“是的。”随后又笑着补充道，“你要再坐在这儿不走，火车就该把你拉走啦。”

阿图罗瞧瞧外面，果然火车就要启动了。临走出头等包厢前，他又转过身来，直视着伊萨贝尔说道：

“你知道，我是真心爱你的，我在这儿一心等着你，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准备同你结婚。”

伊萨贝尔芳龄二十二岁，如她的女学生们一样，容易感情冲动。尽管她不情愿，还是觉得心里一热，向他伸过手去。阿图罗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假如你有事，”阿图罗的激动并不亚于她，“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地址，给我写信吧，我会立即来找你。”

“谢谢，阿图罗，我不会忘记你的好意。”

“你知道，伊萨贝尔，我这是心里话。我已经二十七岁，至今从未爱上过别人，婚姻从没有对我产生过任何吸引力，可是……至于跟你，我恨不得马上结婚。”

列车已经开动，阿图罗以一种姑娘前所未见过的、令人惊异的激情说：

“一封电报，伊萨贝尔，或一个电话，只须稍作暗示，我就马上到你那里去。”

“谢谢。”

“我希望你别再工作啦，我没有很多东西奉献给你，不过……我所能有的，以及我本人，都属于你。”

“但愿，”她轻声说道，“我能回报你的感情。”

“有朝一日也许你会这么做的。”

伊萨贝尔自忖永远也不会有这个可能，但她只是说：

“也许吧，阿图罗。”

“再见，亲爱的。”

“再见。”

伊萨贝尔的纤细手被放在阿图罗的嘴唇上。这时，火车已经晃动，发出急促的铿锵声。阿图罗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伊萨贝尔的手，走开了。他跳到站台上，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举起手，直到那条钢铁长龙消失在弯弯的线路上。

伊萨贝尔叹了口气，坐到窗边，打开一本杂志，边看边抽出一支香烟吸着。乘务员进来整理床铺时，伊萨贝尔·维尼奥勒依然保持那种姿势坐着。

中午一点整，雷蒙多·恩希纳雷斯按照自己的习惯起了床。仆人马梯亚斯打开百叶窗，为老爷准备好了洗澡水和衣服。雷蒙多站在窗前，做完他惯常做的下蹲运动，曲伸双腿，狠敲他那开始腆出的肚子，随后问道：

“今天天气如何，马梯亚斯？”

“好极啦，老爷。”

“好兆头。有什么新闻吗？”

“克利斯蒂娜小姐来找过老爷。”

雷蒙多的鼻子皱成了一团。

“我外甥女又想出什么花花点子了？”雷蒙多漫不经心地问道。

“她要到车站去迎接她的老师，想让老爷陪她去。”

“嗯，澡堂弄妥了吗？”

“妥了，老爷。”

“那么，先洗澡吧。还有别的新闻吗？”

“贝尔塔小姐给老爷来了个电话。”

“这位烦人的小姐想干什么？”

“叫您邀她打猎。”

“噢，噢！”

雷蒙多说完，狡黠地笑笑，走进浴室，关上房门。半小时以后，他又站在占他豪华卧室整整一面墙的大镜子前穿衣服。

雷蒙多身材魁梧，约摸三十四岁光景，一头黑发，两鬓上已经露出斑斑银丝——这些银丝照那些媒婆的话来说，使他具有电影演员的风度；宽宽的前额上有两道皱纹；一对浅栗色的眼睛，表情含蓄，不可捉摸；那张松弛淫邪的嘴巴，从没放过亲吻那些主动奉献上来的女人（主动找雷蒙多的女人还真不乏其人），那些不主动吻他的，他就找上前去亲吻。

他只身与五个仆人住在阿瓜广场的那幢老房子里。他不找活儿给仆人们干，因为除了睡觉以外，他几乎从不呆在家

里。那个避暑村镇里所有的人都认为雷蒙多富有、体面、和气。体面倒真够体面，富有也真够富有，不过和气嘛，却连一星半点儿也没有。所以，当他的朋友们以为他在床上呼呼大睡之时，我们这位朋友却在午后驾着他那辆光怪陆离的“奥培尔”牌汽车出来，到邻近的城里花天酒地一番，直到清晨才返回家中。不过，这些秘密只有仆人们才知道，而这些仆人就象这座房子那么老朽，跟那条名叫“塔桑”的狗那么小心谨慎。塔桑照看着全宅院，它主人回家时，它只略为犹疑地睁开一只眼睛，摇摇尾巴，最后是毫无赞许之意地哼叫一声。然而，无论塔桑还是仆人们都守口如瓶，于是，雷蒙多在他只有避暑才来的这个村镇里给人们留下了这么个印象：他是个和和气气、深居简出、跟风流韵事不沾边儿的人，家财万贯，年纪不大不小，正好成家，而且仪表堂堂，无论是做了父亲的男人和做了母亲的女人，还是做了祖母的老太太和黄花闺女，都对他倾倒不已。雷蒙多尽管嘴上不说，心里却厌恶正式成婚，他由着人们把他视为谦谦君子，或者看成一个因到了一定年纪而感到需要改变独身生活的羞羞答答的男性。

“还有什么消息吗，马梯亚斯？”在仆人为他系鞋带时，雷蒙多问道。

“您姐姐玛丽娅·何塞菲娅伯爵夫人打来电话，说是等您去吃午饭。”

“真烦人，”他打了个哈欠，“姐姐的饭菜可真叫我够呛，能找个什么借口推掉吗，马梯亚斯？”

“我看很难，老爷。”

“嗯，你敢肯定吗？”

“当然。”

“好吧。那你就在两点钟时打电话到俱乐部去找我，提醒我一下。还有什么事吗？”

“索托马约小姐十一点钟来过电话，说她在海滩上等您。”

“想必你已经找托辞推掉啦，是吗，马梯亚斯？”

“是的，老爷，”仆人一本正经地点头答道。

“未经我的允许，是谁让你这么干的？”雷蒙多叫道，有些忍俊不禁。

“我觉得，索托马约小姐穿上游泳衣准会难看死了……”

雷蒙多发疯般地大笑起来：

“你真精，马梯亚斯，我要没有你的帮助，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你编了个什么借口？”

“我说老爷牙痛，要去牙医那儿看病，而索托马约小姐又讨厌牙科医生，讨厌牙痛……”

雷蒙多拍拍老仆的肩膀，高兴地叫道：

“你简直是第一流的心理学家，马梯亚斯。老朋友，还有什么消息没有？”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老爷。”

雷蒙多已经做完他早起后的梳洗打扮，正在这时，一个仆人（不知是谁）送他的那根藤条手杖拿在手里，

“什么事，马梯亚斯？”

“克利斯蒂娜小姐从车站回来时，到您那儿，请您把她叫醒，给您介绍一下她的老师。”

“什么？这就是你所谓的有趣新闻？”

“不是，老爷，有趣的是，”仆人神情严肃地说，因为他了